

北醫人報

黃金江題

期三〇一第

中華民國六十年三月廿六日創刊 訓練登字第二號

江金黃：人行發
社人醫北院學醫北臺：版出
煌炎蔡：長社
哲銘湯：輯編總
號〇五二第與市北台：址社

OLYMPUS



各式生物顯微鏡
內視鏡、眼底鏡
總代理：元利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貿易部：元佑實業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仁愛路4段33號3樓
電話：7219579·7212828

國民黨臨時常會向二中全會建議 提名蔣主席為第六任總統候選人

【本報訊】中央黨部臨時常務委員會，於昨日下午三時，在中央黨部舉行第十屆第四次臨時常務會議，蔣主席親自主持，全體委員出席。會議由蔣主席報告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開幕經過，並由蔣主席報告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開幕經過，並由蔣主席報告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開幕經過...

同時，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也於昨日上午十時，在中央黨部舉行第四屆第二次評議委員會，蔣主席親自主持，全體委員出席。會議由蔣主席報告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開幕經過...

紀念創校十八週年 舉辦盛大音樂晚會

定十日於國父紀念館舉行

【本報訊】為紀念本院創校十八週年暨附設醫院成立一週年，活動中心將於本月十日，假國父紀念館舉行盛大音樂晚會。該晚會將於當晚七時揭幕，由警察廣播電臺名節目主持凌晨小姐親自主持，並由本校各系、國樂社、口琴社、護理學生會、及管弦樂社分別擔任團體演出。個人表演部分有莊鳳秀的古箏獨奏，林銘鑑獨奏的笛子，胡世明及劉彥山的民謠吉他演唱，鄧文等的吉他合唱。最後並由 Star Ferry 合唱團表演熱門歌曲及廣東民謠。

教務處公布考期 並訂定各系註冊時間

【本報訊】教務處為公布本學期考期，並訂定各系註冊時間，特於本月二十四日至三十一日，考試期間，除學籍，一律勒令退學或開除學籍。各系註冊時間如下：
一、醫學系：二月二十四日開始註冊。
二、牙醫系：二月二十五日開始註冊。
三、藥劑系：二月二十六日開始註冊。
四、護理系：二月二十七日開始註冊。
五、物理治療系：二月二十八日開始註冊。
六、職業醫學系：二月二十九日開始註冊。
七、牙科系：二月三十日開始註冊。

註冊時間	上午九時至十一時	下午二時至四時
醫學系	第一、二、三	醫六、藥一、藥二、藥三
牙醫系	牙四、牙一、牙二、牙三	醫四、護一、護二、護三、護四、護五
藥劑系	藥一、藥二	醫五、醫一、醫二、醫三、醫四、醫六



有感於教育部長的一席話

教育部長於上月廿七日在國民大會憲政研討會上的表示，我國目前大學淘汰率太低，學生入學後，因不適應而退學者，佔了百分之十。這不僅是國家的損失，也是學生的損失。教育部長在會上表示，將採取措施，提高大學的淘汰率，使入學的人數與實際需要的人數相符合。這是一項非常正確的決定，也是教育界所期待的。我們相信，這項措施將使教育事業更加健康地發展，為國家培養出更多的人才。

請申請學助

本學年度助學金申請，請於三月二十二日前，將申請表及證明文件，寄至本報社。逾期不予受理。

北醫人社六十五學年度收支表

項目	金額
一、收入：	
1. 活動中心刊物補助費 (上學期)	54,000
2. 活動中心刊物補助費 (下學期)	53,520
3. 課外活動指導組補助	7,200
4. 校友捐款	2,240
5. 廣告收入	28,750
6. 上年度移交	10,022
合計	155,732
二、支出：	
1. 印刷費 (計十六大張)	86,080
2. 編輯及校對費	5,369
3. 發行及郵費	8,661.5
4. 稿費	11,915
5. 採訪費	2,128
6. 社員大會、社務會議、聯誼活動	9,826
7. 稿紙、印刷文件、報費、裝訂費	11,800
8. 座談會	876
9. 協辦文藝營及編研會	2,500
10. 補助口才社演講比賽	400
11. 文具雜費、刊物室添購椅子	1,974.5
合計	141,530
結餘	14,202

攝影社將籌辦 全校攝影比賽

【本報訊】攝影社為慶祝本學年度攝影比賽，特於本月二十五日，在本院舉行攝影比賽。比賽分為個人、團體、及全校攝影比賽。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加。

訓導處公告

【本報訊】訓導處為公告凡本院學生宿舍者，希自即日起，至一月十八日止，至訓導處領取宿舍申請表。逾期不予受理。

首屆醫學杯籃球賽 本院榮獲雙料冠軍

【本報訊】第一屆醫學杯籃球賽，本院榮獲雙料冠軍。在男子組及女子組比賽中，本院均獲得冠軍。這是本院體育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翁仁田校友返國 並作專題演講

【本報訊】本校醫科系第一屆校友翁仁田醫師，於上月返國，並回母校作了三次特別演講。演講題目為「呼吸器疾病的原理及診斷」，內容詳實，深受師生歡迎。

攝影社將籌辦 全校攝影比賽

【本報訊】攝影社為慶祝本學年度攝影比賽，特於本月二十五日，在本院舉行攝影比賽。比賽分為個人、團體、及全校攝影比賽。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加。

大專杯擊劍賽 本院奪得第四名

【本報訊】本院擊劍隊，於日前參加大專杯擊劍賽。在團體賽中，本院奪得第四名。這是本院擊劍隊歷年來取得的最佳成績。

幾乎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進入了屍體解剖室，我只知道史教授是今天的主刀，只要跟着她就好了。史教授單一件白衣，沒戴口罩，足登長統膠鞋，大概很笨重，病理學科的短廊被踩出咚咚的聲音。是丁巳歲暮，六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兩細細密得把太陽一塊灰布給遮住了，一點的天窗看起來像初冬的傍晚。

我的一身便裝在走近解剖台時顯得特別不協調，平常最遲遲，最隨便的川仔也著有一身全白，仁愛醫院醫師及病理科的A助教已著裝等候。川仔將屍體擺好，至此我才知道「他」竟然是個小女孩，約七歲左右，令我驚訝的是，他，她，她長得相當漂亮，不僅僅是眉清目秀，兩顆眼珠像寶石的眼睛睜得明瞭得很，挺直的俏鼻，微翹的嘴唇輪廓自然而略帶驚奇，連史教授也惋惜她的美麗。

陳醫師將小女孩的病歷略略地概述一遍，我只有驚視這般的小兒而沒太聽進耳裏。環顧解剖室中，一挺水龍解剖台，牆的一邊是一排置物的實驗台，上面擺滿了一些上年紀的器械，金屬的與非金屬的。空氣微冷有一股古怪的濕味，牆壁是給某種腐蝕劑清潔過上百次的遺跡，潔而不淨，輝白的光照出屋內的涼意，一切相當簡陋，除了執刀的幾名。

小女孩的頭出奇的大，說是這近兩三個月才長起來的。史教授開始作剖前檢查，我的手最空，幫她記錄：「Head: markedly enlarged...」

川仔已將小女孩的體量，身長，頭圍...量妥，但是Physical examination的確認...一些時間。這不是一個常見的Case，頭部腫大後，臨開刀前才摸到身上的幾處淋巴腫，那一個地方是原發處也難說，難保腹內沒有引發的病灶，但先期怎麼沒摸到身上的淋巴腫，而只見頭部自顧自地大起來？我想史教授心裏有數，陳醫師也期待得到答案，而我只在靜靜地觀看一件對我而言新奇的事，我並不在乎答案，我只想看過程。

「這必然是個CPC的Case。」照像的工作便顯得特別重要，每一個值得留下記錄的鏡頭都要格外小心，不能只照一張。而精於此道的陳教授不在，在場的幾個人又不熟，光是打燈光就折騰了很久，但也花了不少功夫，為的就是在CPC上讓同學看得一清楚，能更明白地看到東西。

記錄表上寫著十二點十分，一陣默禱之後，便開始動刀，發黃帶銹的解剖刀在史教授的手中準確而乾淨地從甲狀軟骨上方筆直地劃了下來，經過胸部，上腹，過臍眼，落到恥骨上方。史教授的手法伶俐，腹部很快地被剖開了。

腹腔打開之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右下腹的一個烏紅血雞蛋大的瘤塊，座落於低骨窩上。原盲腸的位置，臨床上也摸到這樣一個硬塊，當初懷疑是黃便結粒。「是骨盆腔內的東西，大概是卵巢。」史教授仔細視察後，大抵沒錯。照像後，便將骨盆腔內的器官一併取下，以便測重及固定。大家都在想，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呢？是原發的，還是轉移的？沒有切片，誰也不敢妄下斷語。這樣一個長在卵巢上包圍良好的烏紅腫瘤，不禁引起大家更深的好奇與興趣。接著檢查骨盆腔及腹股溝看有否淋巴轉移，似乎沒有，俟找著Treitz ligament後，便將小腸及大腸逐一取下，我趁勢復習一下解剖學，可惜缺乏手套，否則我必親手操作他一次。對一個醫學生而言，面對這樣一個病例他不過是怎麼從病人身上去學到他所欠缺的醫學知識，換個哲學家來想，也許他會從面臨死亡的悸動中參悟出自認鑑古及今的大道理，讓詩人來觀看，也許他會從中粹



病理解剖的精華

取，一些關於生病老死的美感經驗。對一個兼具哲學、詩人氣質的醫生而言，也許他這時候最感澎湃，但也最不知如何是好。我是一個普通通通，平凡凡凡的醫學生，在醫學上也僅是個幼稚程度的初學者，學者想分辨臟器的準確構造便感吃力。而史教授職業專心地操作者，猜想她什麼也不想，只在積極地劃下一個動刀的位置。

「史教授解剖過多少屍體？」

「喔！很難說了...」

「大概上百吧。」我發覺這樣的判斷很幼稚，幸虧史教授沒見笑。屍體上的標號寫著A113，A指Autopsy，13指今年的第十三名，再也沒法超過十三了，我想。

「我在香港時解剖得較多，因為香港屍體解剖剖確定死亡證明，所以死者非得解剖不發死亡診斷書。當然在那邊作得較多。這裏的風俗，不太可能有那麼多的屍體讓你研究。」

想起大三時十四個人圍困一具屍體的熱鬧，的確也是。

陸醫師問：「對病理學科的研究而言，病理解剖不是最重要的一門嗎？一年只有十三次不嫌太少？」這也是高年級學生關切的問題，我們的CPC便有賴於此，半年前北醫人報曾經為此責難過病理科，惹得陳教授大罵「三八可恥」。

「病理科其實也够忙了，人手不足，一天五十多種活動標本來自全省各地，而我們只有一個教

的確無誤，川仔的好眼力。心、肺輪在胸腔中似乎很平常，外表無異。取力之後，蔓延在後胸壁的幾個大小不等的瘤塊才叫人訝異，有一個脊椎右側特大的腫瘤最是耀眼，從「」綿互到（Neurofibroma）陳醫師說生前做過淋巴腫的活體切片檢查很像 Lymphoma 或 Neuroblastoma 的，史教授說這個地方應該可以有 Lymphoma 的，但較常見的是整個腹部都是。而我們這個沒有，我們講攝影機、燈光忙了很久，單單胸壁處就照了很多。我的張上指著了時半，大家都忘記了中飯時間，忘了飢餓，或許好奇與興趣可以填飽肚子吧！

病理解剖是相當嚴肅的，除了有肌肉或骨頭病變外四肢通常沒動到，主刀者儘量保持屍體的完整。回想當初上大體解剖初時大家也神色凝重得很，刀來鉗在月餘便開始可談笑風生，無視「他」的存在，甚至有時還幽他幾數，讓解剖室傳出魅力的爆笑。幾個月下來，除了骨頭剖外，全身無處不留下同學的遊跡。但是病理解剖注重臟器的病變，也就較少見到肌肉、脂肪、神經的現象，屍體身上僅做兩道連線（胸腺正中線及胸腺線），不論將來是火葬或者土埋，解剖者都儘量不在屍體上遺下斧痕，這也是對死者的一種敬意，因此我們在左耳下方的淋巴腫時，為了避免破壞其面孔，便從頭部探入戰戰兢兢也花了一番功夫。

接著是最精彩及具有決定性的步驟了——開腦。是川仔的看家本領。記得大體解剖時也嘗試過，電鋸破在頭顱上不是用力過猛便是嫌力道不足，深具挑戰性的手藝。小女孩的前（frontal lobe）已膨出，屬於硬硬質的凸起，不僅此，稀疏的頭髮下到處有微隆起的異狀，X光片上也見到矢狀縫及冠狀縫的裂縫，何者引至腦內壓如此增加？腫瘤有如此激烈嗎？待腦蓋取後或許可窺其全貌吧！

趁川仔開腦之際，史教授及助教將取出的內臟一一測量磅秤，並將有意義的標本作成幻燈。仔細審視，各臟器都有輕微的轉移痕，且在右肺內發現有數粒花生米大小的結核，其象甚明！手持電鋸，邊澆著水，邊剖鋸頭骨，川仔好不容易撬開了頭蓋，豆腐也似的腦子却拿不下來。腫瘤浸潤到硬腦膜，而讓史教授抽絲剝繭地將硬腦膜剝開，再讓川仔精細細察。

血淋淋的，軟綿綿的腦花連同頭蓋骨自底部部分離，剛取出猶如藕地，盛在頭蓋骨內，若一盆雪裏紅。的確根深蒂固在頭蓋骨內，整個硬腦膜都被侵犯，連頭骨也遭了殃，腫瘤細胞觸到頭骨外來，好可怕的浸潤！臨床上料所未及的惡性散佈，陳醫師說臨床上X光確也看到頭骨蝕解的狀況，只是沒想到有如許之劇烈！陳醫師也學到不少東西吧！

等著把腦子自頭蓋骨取出，並將硬腦膜分開，時間已是下午二時半，我還有眼科的課要上，在這裡泡了愈久，全然不知時間之流逝，全然不知一年之將去。我躊躇地向史教授告辭，雖然還未確定是什麼腫瘤，一切只等做完切片再說，今天已閉足眼界。

走出病理解剖室，才發現丁巳歲末的氣味很是不同。史教授及助教們仍在忙著分離、照相，以及最後的善後工作，縫線，讓屍體看來仍是一具屍體。之後器官的固定、染色、切片及鏡下檢查，又是一番大筆。等著瞧吧！明年的CPC就會看到這個Case。

我的肚子竟然還未開抗議呢！

覆美的第一個耶誕節前夕，收到一位同事寄來北醫人報一份，文中談到大頭兒讀解剖學而頭大並且深深記下了一句話（？）在大腦裏加以融會貫通，於兩年後的今天產生了前無古人的新見解，並且，悟出了Stereio解剖學之真經，實在令我不能不佩服大頭兒之頭大，畢竟管用，非但青出於藍且勝於藍。更使得我也以一句無心之言所造成的一副作用「與「併發症」而志忑不安。

說到讀解剖學，醫學的人，當然，也包括牙醫的人，在內，沒有一個不感到頭大的，自然，筆者本身亦不例外，甚至，來到太平洋彼岸的約翰·霍普金斯，也見到醫學生為了解剖學的考試忙到三更燈火五更雞鳴的情況。因此，如果你不幸感到頭大，請別自怨自艾，天下學解剖學的無一不是如此。當然，其所以難學，例非比臨床醫學，比基礎科學困難，只不過是太多資料，不過複雜而已。全身各個臟器、組織、部位、結構，無一不有名稱，彼此之間又各有關連，再加上各個名稱又有中文、英文、拉丁文三種叫法，自然頭大，頭大是一天一天的下去了。當然，更重要的是大頭兒的發現！Stereio。如果「不能「瞭解」或「實在」各個組織，彼此彼此之間立體結構的關係，實在也就不能算是讀通了。不過，話又說回來，沒有經過這層磨練，去到臨床接觸病人之時，又與那些赤腳醫師所差幾何？

記得以前曾聽一些前輩說過，「不教書，誤人不淺」。蓋前者誤人子弟，後者誤人視聽也，誤人不淺。兩年前竟回到母校解剖學科幹了不多不少整整一年的助教，也與兩百多位大頭兒的同學「混」了兩個學期，雖不敢求有功，但求無過而已。由於以前修解剖學時，也著實苦過一陣子，回來之後，見到同學的讀書精神與努力狀況，不啻又回到了「年輕」的日子。想到以前求學不應，叫地不靈的日子，加上兩位年輕而充滿幹勁的教習不斷的鼓勵下，不由不盡自己的心意與力量，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同時，也由於受過了臨床醫學的洗禮，也更能體會出解剖學之重要以及解剖學如何應用於臨床之方式了。當然，也因此而產出了大頭兒提出的那款Herniation的因子。

由於事屬兩年之前的「舊帳」，目前年事已大，記憶不清，再加上來美之後整日周旋於伽瑪線，放射劑同位素之間，對於那天發生之事實已不太清楚了。而且，筆者素來不記日期，更何況已不記日記了。那件事也不是登大雅之堂，因而，手邊也無從考證起。因此，謹就記憶所及略述一二。記得是教到腹壁結構之時，教授提及Hernia一事，謹點到即止

性，尤其對於那些需以脫脂食物供給的病人也非常的便利有效。

六、在有長期乳糖流失和激乳素濃度很高的病人，無論是因為藥物或視下丘「腦」下腺疾病引起的，其患乳癌的比率非常的高，經常定期的檢查是很需要，因為在有高濃度激乳素病人的家族，其患乳癌的比率很高，在動物實驗也顯示天竺鼠乳癌和高濃度激乳素有密切的關係。

七、(Oestrogens) 以前一直被認為是抗癌物質，但是根據一九七六年「新英格蘭醫學雜誌」會報，停經後的Oestrogen治療，並沒有抗乳癌效果，雖然統計數字沒有顯示直接的作用，但利用外來的oestrogen治療尚須極端的注意，引起乳癌的兩個重要因素(-)多次生產(-)作過卵巢切除術的婦女，但研究報告顯示，兩種原因和乳癌的關係並不密切。

忽忽帶過，由於此種「病」常常可聽到，由而引起同學們莫大之興趣。因此，便以同輩私下問及此問題。經一解釋後似懂非懂而以訛傳訛者彼們皆是，不得不找一時間登高一呼上講臺。記得好像是在得Herniation之定義開始談及，談到Hernia之定義，再述及Inguinal hernia和deep Superficial inguinal rings等等。同學們的反應似乎不像大頭兒所言那般Stupid，自然然而筆者不會在情急之下智生而出那句「千古名言」了。當然，也更不敢在藝藝衆「生」之前放肆得大吶大吶了，不過，事後仍有一些同學搞不清倒真是的。當然，如果你沒有忘記統計學在兩個標準偏差之外還有百分之五的樣品的話——因而在實驗室內「似乎」又對幾個同學解說了一次，並在結尾時隨意幽了同學一默，有沒有Hernia自己回去摸摸就知道了。本想古人只有君臣之間無有戲言，如今真是悔之晚矣！蓋學過解剖學的人皆應知道Superficial inguinal ring 是可以經由皮膚而觸知的，然而deep則絕對沒有辦法學到的，不知大頭兒記得嗎？

說到幽默一事，又不能不提到此地地上課的情形，兩個學季以來上過不少的課了，老美教授上課時幽默感令人有點吃不消，但是，永遠不會忘記，想起來，兩年來無心揮灑的一默也有此等效果，美國真是白來了。不過，我心裏所期望的倒不是那時候的同學們只記得這麼一句話「不幸，又記錯了」，而是記得我再強調過的Carpal tunnel, celiac trunk...而在五、六年級臨床之時能夠運用自如。

談到此地該是節省北醫人篇幅之時了，不再多言。除了祝福大家有個愉快的暑假之外，並祝大頭兒「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當然，不是Hydrocephalus之頭大，而是腦子要大，當然指的是Hyper trophy而非Hypertrophia。

本報一〇二期第二版「流行性感官」一文，感謝微生物學科王正怡副教授指正，今說明如下：一、流行性感官診斷係以血清標定增加四倍為陽性反應，而非血清標定(第二十行)之質疑，乃原文作「Interferon, a non-specific natural antiviral product normal cells」之表示。(上欄欄數第九行)二、病毒改變乃「羣體」間相互的傳染所引起，而非「個體」的免疫反應。(下欄右起第十三行)

病理解剖的精華

杏園拾穗 本社

校友來函

更正啟事

舞

蟬

文學批評組

第三名

劉南華

雲間的舞，尤其是林懷民所跳的，都用着很多長條綢...

林懷民舞的，正是他八年前的蟬。一九六九年的春天...

陶之青忽然突破了，變成了一隻飛蛾。陶之青把這隻飛蛾...

給父親 一九七七·十二月十四日 啊，父親。一夕的際離竟是我永誌的憶恨。

無花 以後離家的日子，踏在北地的泥土，我竟不時夢見叔...

給母親 而您，還是走了。——而您還是無所顧的走了。

旅程

文軒

海

燈塔

秋

流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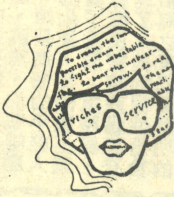
開始的時候，是一種與高采烈的衝動。這一次，我早早地就來了。這一次...

十二月廿一日 媽媽請您不要哭，請您不要哭。大臉時撲撲得像孩子的二姊，她哭着要爸爸，是的...

十二月十八日 親愛的朋友，從絲手中接過句句的關懷，我竟感動得想哭了。父親逝去，背着母親我在房裏哭了幾回...

文訊 十一月五日起，文藝版編輯由劉南華接任。李友忠、歌者兩同學：大作已刊出...

生男醫北看我



由於是夜間部學生，因此接觸男生的機會不多，且在時間又不多，故這只是個己之見。

一般而言，北醫男生都是和氣的，對事對人熱心且誠懇。但同學間不要存有女權優先的觀念，反正都是同學，只要男女平等就夠了。不否認在北醫男生中也有那些具怪癖者或對任人都很傲慢者，不過只是少數罷了。

又由於是醫學院故多於女，女生的辦事魄力較難發揮，否則女生辦事能力未必較男生差。

我們很少觀察男生，若要發表對男生的感想的話，好像沒有什麼感覺，不知是沒有跟男生相處過呢？還是跟太多相似的人北醫男生相處過所致。

北醫的男生自視頗高，自我主義很強，和別校男生比起來有點弱，見過的世界太小了。他們說北醫的女生不修邊幅，其實自己也很隨便，普遍缺乏禮貌，(不過我們較能接受)二期蘇哲能的看法。

這些話沒有說出來，我想我們接觸得不够深吧！

對他們的存在，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和別的學院的男生比較起來，北醫男生大部分非常「實際」(不好用現實兩字)，有一份特別的「優越感」。

北醫男生不體貼，平比較穩重；低年級男生毫無內涵可言，很死板，不够開朗，大部分自成 band，令人討厭。不過有些新鮮人倒是純樸得可憐。

北醫男生比較沒有禮貌，缺少風度。尤其「煙鬼」很多，把教室弄得烏煙瘴氣的，這一點最令人受不了。當然北醫男生也有好的，但似乎壞的比好的多。

自認精明傲氣的人，大有人在。虛懷若谷，謙沖為懷者，寥寥無幾。

北醫男生做個身高統計表，你將發現……

北醫男生大部分個人主義很重，不過需要幫忙的時候，他們還是會做的。

「零」我不想講。給他們留點面子吧！

一言難盡，不說也罷。北醫男生大概是早常應分配吧？良莠不齊。配性主義、功利主義濃厚得……

高年級的男生似……

莊鳳至(護一)

會經對好友說過，「北醫雖小，却小得令人心寒」，雖然這句話主觀了些，却真是的。是初踏北醫的我們所感受到的。

總覺得我們學校的男女生處得不够融洽，彼此似乎有很深的成見與隔閡；上一期的北醫人報上，男生的北醫所發言，盡其所能地批評，我已是匆匆的一瞥，就已沒有再下去的勇氣；在我觀感裡，大學才是真正需要自動自發讀書，充實自己的時期，又何必刻意去修飾浮華的外在？如去追尋一位具有豐富內在與高度涵養的子女，共為開拓前程而奮鬥，對於那些只知取悅異性，而終日言不及義的女性，真可說是「於我如浮雲」。

可是請問北醫的所有男生，你們可曾去探討過「內在」的價值？

能够在同一所大學唸書，是很有緣份的，彼此應該伸出友誼，以便四年就學得了……

杏華(醫五)

到了高年級本來已是不過問世事久矣，如今被捉來訪問，不得不提些壓箱底的事來訴訴一番。

其實北醫男生剛進大學，個個都蠻可愛的，要求他們要一切紳士風度，實在有些強求，其實只要大家和樂相處就可矣！

美華(藥一)

打從學期開始之後，我天天總會碰到「北醫的男生」。在開學裏，我已發現，每一系男生的特徵和個性都不一樣，且甚至隨著年級數的增加而有更大的變化。醫、牙學系的男生顯得非常外向，使得他們經常活躍於校內的課外活動。至於藥學系和醫技系的，他們似乎是本校男生中沈默的一羣。會不常是因於「後」或當著老師的面談話時，就出來他們的全身就發出來……

技四陳兆華 86.1.5

醫技尋覓失物啟事

茲有寄生蟲實驗所用玻片一盒，乃本校寄生蟲學科向外借用，盒上編號第四十號，於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時半放在 255 教室第七排第 55 號座位上不翼而飛，因敝人遺失此玻片，須賠償一萬五千元，實乃重大負擔，因欲項至今尚無著落，故敝人今乃天天處於萬分焦急之狀況中，至盼拾獲者，有路不拾遺之心，能將玻片歸還學校，敝人將萬分感激，必當面致謝，聊贈薄酬。

三個醫二女生

我們很少觀察男生，若要發表對男生的感想的話，好像沒有什麼感覺，不知是沒有跟男生相處過呢？還是跟太多相似的人北醫男生相處過所致。

北醫的男生自視頗高，自我主義很強，和別校男生比起來有點弱，見過的世界太小了。他們說北醫的女生不修邊幅，其實自己也很隨便，普遍缺乏禮貌，(不過我們較能接受)二期蘇哲能的看法。

這些話沒有說出來，我想我們接觸得不够深吧！

某一羣女生

對他們的存在，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和別的學院的男生比較起來，北醫男生大部分非常「實際」(不好用現實兩字)，有一份特別的「優越感」。

北醫男生不體貼，平比較穩重；低年級男生毫無內涵可言，很死板，不够開朗，大部分自成 band，令人討厭。不過有些新鮮人倒是純樸得可憐。

北醫男生比較沒有禮貌，缺少風度。尤其「煙鬼」很多，把教室弄得烏煙瘴氣的，這一點最令人受不了。當然北醫男生也有好的，但似乎壞的比好的多。

自認精明傲氣的人，大有人在。虛懷若谷，謙沖為懷者，寥寥無幾。

北醫男生做個身高統計表，你將發現……

北醫男生大部分個人主義很重，不過需要幫忙的時候，他們還是會做的。

「零」我不想講。給他們留點面子吧！

一言難盡，不說也罷。北醫男生大概是早常應分配吧？良莠不齊。配性主義、功利主義濃厚得……

高年級的男生似……

從校園內一件「小事」談起筆俠

事件 I：十二月廿中旬某日，下午六時許。牙醫系五年級於二一〇一教室上王教授講課之口腔外科學。老師於講桌前討論課內問題時。三樓教室管理工友出面「干涉」。

王老師：好了沒有，可以出去了！(臺語)

後，王老師以工友的態度過於無禮、不客氣，婉言相告，工友態度仍十分強硬強調他有責任關切。王老師說：「我從前也在這裡做過總務主任，你要關燈，我們可以走，但，你客氣一點不可以？」(臺語)

工友答以：「總務主任？總務主任也一樣。」(臺語)

至此，不歡而散。

事件 II，III，IV……：每次高年級上課，每到下課鈴響，所有電燈盡滅，如逢白天上幻燈片課，則電源即被切斷，而掃帚結束上課。教室的門還不見開，(教室管理，不上課時上鎖)，師生俱在外頭候候。

我想說……之一

進北醫二個多月以來，除了形色匆匆的來往，淺薄疏泛的言談，凝滯厚重的氣息之外，能找得到什麼？

上課時，老師實地力地向我們告誡著，思想的結晶，與學術的見解；聽課的同學，是否都能專心聽講的見解；聽課的同學，是否來上課而能切實檢討，反復思維跟老師討論的，更有幾何？想到這些，我們不禁要問：身為大學生，我們積極學習的精神那裏去了？

走進教室的一角，一堆人正與高彩烈的在談論著，湊近聽聽，不是馬子，就是郊遊，或只是些粗淺的瑣言碎語，很少能聽到對社會的實感、國家的現況，或對世界變遷對流露一些關懷的言語，難道說，大家的意識那麼短淺，胸襟那麼狹窄，不能對我們所身處……

我想說……之二

註冊完後，回到家裏，媽媽感歎的告訴我，北醫的男生，真真不知是從那兒來的，這高馬大的，伸長了手，仗著自己前面的女孩子，搶先……

起初，我還以為這是一羣變出來，還未受到毛雞推裏的變態，當然是不够 Seville 的。

沒想到後來參加了一連串迎新活動後，發覺到那些自稱學長的四、五年級的男生，也是同出一轍，毫無長進。要嘛！自個三五成羣的，我行我素若若無人的，批評過往的女同學，似乎以這受過女孩子的白眼為榮。要嘛！乾脆當面油腔滑調一番，自覺自己很是性格，瀟灑的樣子。真不知他們是怎麼活過來的。

其實現在的北醫女生們，心裏已經是有點清楚的了，絕不敢要求你們男生們，絕不敢的具有紳士禮節，如何的具有紳士禮節，最起碼只請你們保持一點點與人相處的禮貌吧！切勿以為人多勢眾，我們就只有忍氣吞聲的份。或是以為醫學院的女孩子就應該該男性化點，勇敢的接受你們那些不知現在那一流流的笑話。殊不知現在的女孩子已不再從前，別的女孩子了。人不自重，到時候後悔，也就為時已晚了。

章一另的法看生男醫北對

多麼的具有吸引力啊！辦一個舞會，聽說實踐的女孩子就來了六十多個，輔大的幾平摩登，讓我們幾個同學去打小女孩子，真是開了眼界，看北醫的男生感覺到了羞愧。

坐在黑暗的牆角邊，時時聽到有跳舞的女孩子叫著：「聽你的手不要這麼重嘛！」而中斷了那多麼美妙的舞姿。

一向聽人家說跳舞是男生的心所欲便的時候，可以隨心所欲的跳舞，而女孩子的舞步却都必需與男孩子的舞步配合，聽過一位學長很自豪的吹著，跳 The Hebe's 的時候，就像他小時候玩陀螺一樣，旋轉一陣子，然後痛快的打出去，這句話聽我在耳裏，其滋味真是難以形容。

也許是一種保護的心理作用，在跳舞的開關中我們總會透漏出我們也是北醫的一份子，結果是換來那「一大聲的詫異」與「失敬」的詫異。然後接著又以一種試探，懷疑的口氣：「考考我們明天上什麼課？」「教室是那一間？」什麼想證明正身，確定我們是北醫的一份子後，才顯現出男生的跳舞時應有的風度。

其實在這個男女社交非常公開的社會裏，跳舞是一種很高尚也很普遍的活動。男女之間應該要保持相當的一種佔便宜的心理去參加。尤其對北醫的女孩子，更應該保持應有的禮貌，不要想佔便宜，告訴我們，舞會前總有一位學長告訴我們，舞會前總有一位學長告訴我們，舞會前總有一位學長告訴我們……

北醫男生比較沒有禮貌，缺少風度。尤其「煙鬼」很多，把教室弄得烏煙瘴氣的，這一點最令人受不了。當然北醫男生也有好的，但似乎壞的比好的多。

自認精明傲氣的人，大有人在。虛懷若谷，謙沖為懷者，寥寥無幾。

北醫男生做個身高統計表，你將發現……

北醫男生大部分個人主義很重，不過需要幫忙的時候，他們還是會做的。

「零」我不想講。給他們留點面子吧！

一言難盡，不說也罷。北醫男生大概是早常應分配吧？良莠不齊。配性主義、功利主義濃厚得……

高年級的男生似……

從校園內一件「小事」談起筆俠

事件 I：十二月廿中旬某日，下午六時許。牙醫系五年級於二一〇一教室上王教授講課之口腔外科學。老師於講桌前討論課內問題時。三樓教室管理工友出面「干涉」。

王老師：好了沒有，可以出去了！(臺語)

後，王老師以工友的態度過於無禮、不客氣，婉言相告，工友態度仍十分強硬強調他有責任關切。王老師說：「我從前也在這裡做過總務主任，你要關燈，我們可以走，但，你客氣一點不可以？」(臺語)

工友答以：「總務主任？總務主任也一樣。」(臺語)

至此，不歡而散。

事件 II，III，IV……：每次高年級上課，每到下課鈴響，所有電燈盡滅，如逢白天上幻燈片課，則電源即被切斷，而掃帚結束上課。教室的門還不見開，(教室管理，不上課時上鎖)，師生俱在外頭候候。

我想說……之一

進北醫二個多月以來，除了形色匆匆的來往，淺薄疏泛的言談，凝滯厚重的氣息之外，能找得到什麼？

上課時，老師實地力地向我們告誡著，思想的結晶，與學術的見解；聽課的同學，是否都能專心聽講的見解；聽課的同學，是否來上課而能切實檢討，反復思維跟老師討論的，更有幾何？想到這些，我們不禁要問：身為大學生，我們積極學習的精神那裏去了？

走進教室的一角，一堆人正與高彩烈的在談論著，湊近聽聽，不是馬子，就是郊遊，或只是些粗淺的瑣言碎語，很少能聽到對社會的實感、國家的現況，或對世界變遷對流露一些關懷的言語，難道說，大家的意識那麼短淺，胸襟那麼狹窄，不能對我們所身處……

我想說……之二

註冊完後，回到家裏，媽媽感歎的告訴我，北醫的男生，真真不知是從那兒來的，這高馬大的，伸長了手，仗著自己前面的女孩子，搶先……

起初，我還以為這是一羣變出來，還未受到毛雞推裏的變態，當然是不够 Seville 的。

沒想到後來參加了一連串迎新活動後，發覺到那些自稱學長的四、五年級的男生，也是同出一轍，毫無長進。要嘛！自個三五成羣的，我行我素若若無人的，批評過往的女同學，似乎以這受過女孩子的白眼為榮。要嘛！乾脆當面油腔滑調一番，自覺自己很是性格，瀟灑的樣子。真不知他們是怎麼活過來的。

其實現在的北醫女生們，心裏已經是有點清楚的了，絕不敢要求你們男生們，絕不敢的具有紳士禮節，如何的具有紳士禮節，最起碼只請你們保持一點點與人相處的禮貌吧！切勿以為人多勢眾，我們就只有忍氣吞聲的份。或是以為醫學院的女孩子就應該該男性化點，勇敢的接受你們那些不知現在那一流流的笑話。殊不知現在的女孩子已不再從前，別的女孩子了。人不自重，到時候後悔，也就為時已晚了。

章一另的法看生男醫北對

多麼的具有吸引力啊！辦一個舞會，聽說實踐的女孩子就來了六十多個，輔大的幾平摩登，讓我們幾個同學去打小女孩子，真是開了眼界，看北醫的男生感覺到了羞愧。

坐在黑暗的牆角邊，時時聽到有跳舞的女孩子叫著：「聽你的手不要這麼重嘛！」而中斷了那多麼美妙的舞姿。

一向聽人家說跳舞是男生的心所欲便的時候，可以隨心所欲的跳舞，而女孩子的舞步却都必需與男孩子的舞步配合，聽過一位學長很自豪的吹著，跳 The Hebe's 的時候，就像他小時候玩陀螺一樣，旋轉一陣子，然後痛快的打出去，這句話聽我在耳裏，其滋味真是難以形容。

也許是一種保護的心理作用，在跳舞的開關中我們總會透漏出我們也是北醫的一份子，結果是換來那「一大聲的詫異」與「失敬」的詫異。然後接著又以一種試探，懷疑的口氣：「考考我們明天上什麼課？」「教室是那一間？」什麼想證明正身，確定我們是北醫的一份子後，才顯現出男生的跳舞時應有的風度。

其實在這個男女社交非常公開的社會裏，跳舞是一種很高尚也很普遍的活動。男女之間應該要保持相當的一種佔便宜的心理去參加。尤其對北醫的女孩子，更應該保持應有的禮貌，不要想佔便宜，告訴我們，舞會前總有一位學長告訴我們，舞會前總有一位學長告訴我們……

北醫男生比較沒有禮貌，缺少風度。尤其「煙鬼」很多，把教室弄得烏煙瘴氣的，這一點最令人受不了。當然北醫男生也有好的，但似乎壞的比好的多。

自認精明傲氣的人，大有人在。虛懷若谷，謙沖為懷者，寥寥無幾。

北醫男生做個身高統計表，你將發現……

北醫男生大部分個人主義很重，不過需要幫忙的時候，他們還是會做的。

「零」我不想講。給他們留點面子吧！

一言難盡，不說也罷。北醫男生大概是早常應分配吧？良莠不齊。配性主義、功利主義濃厚得……

高年級的男生似……

從校園內一件「小事」談起筆俠

事件 I：十二月廿中旬某日，下午六時許。牙醫系五年級於二一〇一教室上王教授講課之口腔外科學。老師於講桌前討論課內問題時。三樓教室管理工友出面「干涉」。

王老師：好了沒有，可以出去了！(臺語)

後，王老師以工友的態度過於無禮、不客氣，婉言相告，工友態度仍十分強硬強調他有責任關切。王老師說：「我從前也在這裡做過總務主任，你要關燈，我們可以走，但，你客氣一點不可以？」(臺語)

工友答以：「總務主任？總務主任也一樣。」(臺語)

至此，不歡而散。

事件 II，III，IV……：每次高年級上課，每到下課鈴響，所有電燈盡滅，如逢白天上幻燈片課，則電源即被切斷，而掃帚結束上課。教室的門還不見開，(教室管理，不上課時上鎖)，師生俱在外頭候候。

我想說……之一

進北醫二個多月以來，除了形色匆匆的來往，淺薄疏泛的言談，凝滯厚重的氣息之外，能找得到什麼？

上課時，老師實地力地向我們告誡著，思想的結晶，與學術的見解；聽課的同學，是否都能專心聽講的見解；聽課的同學，是否來上課而能切實檢討，反復思維跟老師討論的，更有幾何？想到這些，我們不禁要問：身為大學生，我們積極學習的精神那裏去了？

走進教室的一角，一堆人正與高彩烈的在談論著，湊近聽聽，不是馬子，就是郊遊，或只是些粗淺的瑣言碎語，很少能聽到對社會的實感、國家的現況，或對世界變遷對流露一些關懷的言語，難道說，大家的意識那麼短淺，胸襟那麼狹窄，不能對我們所身處……

我想說……之二

註冊完後，回到家裏，媽媽感歎的告訴我，北醫的男生，真真不知是從那兒來的，這高馬大的，伸長了手，仗著自己前面的女孩子，搶先……

起初，我還以為這是一羣變出來，還未受到毛雞推裏的變態，當然是不够 Seville 的。

沒想到後來參加了一連串迎新活動後，發覺到那些自稱學長的四、五年級的男生，也是同出一轍，毫無長進。要嘛！自個三五成羣的，我行我素若若無人的，批評過往的女同學，似乎以這受過女孩子的白眼為榮。要嘛！乾脆當面油腔滑調一番，自覺自己很是性格，瀟灑的樣子。真不知他們是怎麼活過來的。

其實現在的北醫女生們，心裏已經是有點清楚的了，絕不敢要求你們男生們，絕不敢的具有紳士禮節，如何的具有紳士禮節，最起碼只請你們保持一點點與人相處的禮貌吧！切勿以為人多勢眾，我們就只有忍氣吞聲的份。或是以為醫學院的女孩子就應該該男性化點，勇敢的接受你們那些不知現在那一流流的笑話。殊不知現在的女孩子已不再從前，別的女孩子了。人不自重，到時候後悔，也就為時已晚了。

章一另的法看生男醫北對

多麼的具有吸引力啊！辦一個舞會，聽說實踐的女孩子就來了六十多個，輔大的幾平摩登，讓我們幾個同學去打小女孩子，真是開了眼界，看北醫的男生感覺到了羞愧。

坐在黑暗的牆角邊，時時聽到有跳舞的女孩子叫著：「聽你的手不要這麼重嘛！」而中斷了那多麼美妙的舞姿。

一向聽人家說跳舞是男生的心所欲便的時候，可以隨心所欲的跳舞，而女孩子的舞步却都必需與男孩子的舞步配合，聽過一位學長很自豪的吹著，跳 The Hebe's 的時候，就像他小時候玩陀螺一樣，旋轉一陣子，然後痛快的打出去，這句話聽我在耳裏，其滋味真是難以形容。

也許是一種保護的心理作用，在跳舞的開關中我們總會透漏出我們也是北醫的一份子，結果是換來那「一大聲的詫異」與「失敬」的詫異。然後接著又以一種試探，懷疑的口氣：「考考我們明天上什麼課？」「教室是那一間？」什麼想證明正身，確定我們是北醫的一份子後，才顯現出男生的跳舞時應有的風度。

其實在這個男女社交非常公開的社會裏，跳舞是一種很高尚也很普遍的活動。男女之間應該要保持相當的一種佔便宜的心理去參加。尤其對北醫的女孩子，更應該保持應有的禮貌，不要想佔便宜，告訴我們，舞會前總有一位學長告訴我們，舞會前總有一位學長告訴我們……

賦產